

# 沙漠中的守护神

□王军

在新疆生活多年，看到过各种各样的树：笔直挺拔的白杨树、高大俊美的柳树、身上长满针刺的沙枣树……然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生长在荒漠、戈壁上的胡杨树。它们像一个个守卫在大西北的士兵，勇敢迎战肆虐的风沙，顽强挺立在大漠戈壁之中。

胡杨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和净化空气。此外，胡杨的木材坚硬耐用，可用于建筑、家具和造纸。其树叶和树皮可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止痛等功效。胡杨还象征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文化象征。胡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以强大的生命力赢得了“大漠英雄树”的美称。

胡杨树的叶子很有特点：幼龄时，树叶细长，形似柳叶；青年时，树叶椭圆，形似榆叶；苍老时，树叶则变成心形，边缘有缺口。柳叶形的叶子可以减少水分散失，大片树叶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而叶片上的蜡质则有助于锁住水分，确保自身能在干旱的荒漠中存活下来。

世界上的胡杨绝大多数生长在中国，而中国90%以上的胡杨又生长在新疆的塔里木河流域，仅塔里木盆地胡杨树保护区面积就达3800平方公里。

俗话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而我要说，不到塔里木河，不知胡杨之多。极目远眺生长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胡杨林，不由得使人惊叹。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胡杨林，沿着两千多公里长的塔里木河两岸，形成了一道防沙、固沙的天然屏障。胡杨树之所以能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扎根生长，是因为它的根系发达，能深入地下“寻找”水源。主根系深至6米以下，侧根系可延伸至三四十米以外。因此，无论是在干旱的沙漠，还是在贫瘠的戈壁，胡杨树都以惊人的毅力挺立不倒，努力向上伸展枝干，无数片叶子一齐闪耀生命的光芒，显现出坚贞不屈、英勇无畏、生生不息的优良品格。

位于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县轮南镇，河水缓缓流过，将这里的胡杨树滋养得高大挺拔。每年深秋，胡杨的叶子都变成了金黄色。成片的胡杨林金光灿烂，美不胜收，使人流连忘返。

在尉犁县境内的二师31团二连，生长着一棵巨大的胡杨树。树高约40米，有10层楼高，主干周长约10米，5人才能抱拢。从主干1.8米处分成南北两枝，每枝周长约5米。主干与分支形成了巨大的“倒人字”形，庞大的树冠如两把巨伞，高擎蓝天。树身成黑褐色，虬枝盘绕。这棵相传诞生于东汉，经历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仍然枝叶繁茂，浑身无一块伤疤，被称为“胡杨王”。

人们见到此树，无不感到震撼和惊叹。这棵树生长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水系之间，地下水丰富，想必这便是它虽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枯不朽，至今依旧生机盎然的一个原因吧。

生长在沙漠戈壁上的胡杨是最值得我敬佩的。它们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无论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在寒冷的冬季，依然顽强屹立，阻挡着风沙对绿洲的侵袭，维护着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它们不畏风霜雪雨、不惧严寒酷暑，坚定地昂首挺胸，长年与风沙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它们真正称得上是“沙漠里的脊梁”。

不见大漠，不知天地之广阔；不见胡杨，不知生命之辉煌。每一棵胡杨，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象征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每一棵胡杨，都像一位英勇而忠诚的战士，面对恶劣的环境，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用生命守卫着脚下的土地。胡杨树还蕴含无私奉献的精神，它们用自己的身躯阻挡着风沙的侵袭，保护着周边的生态环境。这种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胡杨树的象征意义深远，它激励着人们在困境中也要勇往直前，让我们在仰望它的同时，敬畏自然、珍惜生命。



库尔勒龙山公园秋色。

本报记者 薛兵 摄



诗情画意

## 梨城的秋天

□王朝瑛

去一趟  
香梨的故乡——梨城  
就如同走进了  
满城全是香梨的  
盛情邀请  
畅所欲言地笑谈  
是金色秋天的  
珍贵礼品

乡村的枝头上  
挂着满是  
垂首的香脆甜

如璀璨的星星

咬开那  
绿中泛红的薄皮  
甜蜜的汁液  
在唇齿间流淌  
如孔雀河  
温润如玉的浪花  
又似金色的铃铛  
在头顶和耳边摇响  
微笑里  
敲响梨城的欢乐……

## 天山月

□张德龙

孤悬天山寒巅 存放在  
故国深处的一锭白银  
前世 在江南 典当了青春  
夜凉如水 银光施舍今生

胡杨披黄金袈裟  
在黄沙虚拟的大院里轻吟  
遍地秋草 胸中剑气纵横  
隐隐荒芜 遁入一座  
时光风干的古城

棉田里捡拾月光的女子

想你时 云烟升起  
是天上还是人间  
堆积了这么多月光还有白云  
汉唐大遥远  
贩卖月华于美人  
杨柳依依 桃花灼灼  
是你前世的樣子

长歌当啸 塔里木  
黄沙漫漫 颠沛流离  
月光如水 凡心倾斜大地  
人间有爱 相思成疾



记忆深处

□王志有

## 走进那片原始胡杨林

记得18年前的11月中旬，我带工作组从梨城出发，去若羌县出差。

车辆经过尉犁县，到达铁木里克乡，不久就拐上了一条砂石路。路面颠簸不平，窗外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黄沙与戈壁。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两种颜色：土黄和灰蓝，土黄铺在地上，灰蓝悬在天上。

大家正有些倦怠时，视野里蓦地闯进一片树林——一片赤裸的、几乎不见片叶的树林。同行的老李说“这是一片原始胡杨林”。

车辆渐渐慢了下来，像是怕惊扰了什么，缓缓穿行林间。我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自己从未见过这样的树，它们就那么赤裸地、毫无遮掩地挺立在那里，虬曲的枝干奋力伸向灰蓝的天穹，恍惚间像是听到了无数无声的呐喊。一股混合着凄凉与孤傲的气息扑面而来，沉甸甸地压上心头。

一棵棵胡杨树立在那里，颜色是那种久经风霜、沉郁的土黄，姿态各异，竟不像是树，而像一个个默然肃立的兵马俑，被时光遗忘在这浩瀚的沙海之中，却依旧保持着冲锋的阵形；又像是昆仑山巅那孤独的鹰，将铁铸的利爪深深扎进沙土，任凭风暴磨砺着骨骼。它们静默着，却仿佛有金戈交鸣之声在空气中隐隐震荡。这哪里是树林，分明是一排排披着铁甲的沙漠勇士，是一个亘古未变的、令人震撼的军阵。

那时，我来到巴州军分区工作不到半月，这片原始胡杨林，以它这种赤裸裸的雄浑，给了我深刻的烙印。

此后的10年，我的足迹遍及这片广袤的土地。我一次次走近胡杨，在春日看它枝头抽出细碎的嫩绿，在秋末看它周身燃起金色的火焰，但始终忘不了的，是初见它时褪尽铅华的模樣。我渐渐懂得，那凄凉不是衰败，是忍耐；那孤傲不是冷漠，是坚守。它们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这哪里是树，分明是一种活着的誓言。

这10年里，我的身体因先前在训练中腰椎受伤，经年后不得已在梨城某部队医院做了腰椎固定手术，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但胡杨坚强的品质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我始终觉得，它看着我，我也看着它，我们之间，仿佛有一个无言的约定。我学着它的样子，把根往工作的深处扎下去，在征兵、民兵预备役、国防动员这些具体的工作中一点一滴地努力去做。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工作陆续得到上级的肯定。抚着案头，忽然就想起那片铁甲雄阵般的胡杨林——我所追求的或许就是胡杨般的身残志坚，是那于无声处扎根、在寂寞中挺立的精神。

岁月流逝，时光瞬即过去了十多年，我也早已退休离开了巴州，离开了那片原始胡杨林。但有些记忆，仿佛从那一刻起，就永远地留在了我的生命里。